

惠民
小书展

▼ *dongfangbanhu*

▼ *dalhane*

▲ *chimaya*

▲ *baipulu*

水鸟的故事

SHUINIAO DE 宋晓杰/文 谷洪旺/图 GUSHI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惠民小书屋
自然随笔系列

水鸟的故事

Shuiniiao De Gushi

宋晓杰/文 谷洪旺/图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鸟的故事/宋晓杰, 谷洪旺著. —重庆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4. 12

(惠民小书屋丛书·自然随笔系列)

ISBN 978-7-5624-8485-1

I. ①水… II. ①宋… ②谷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75302号



水鸟的故事

宋晓杰/文 谷洪旺/图

责任编辑: 梁涛 版式设计: 周娟 廖明媛

责任校对: 邹忌 责任印刷: 赵晟

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 邓晓益

社址: 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 401331

电话: (023) 88617190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 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 fxk@cqup.com.cn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长虹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: 787×960 1/16 印张: 5 字数: 65千

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 000

ISBN 978-7-5624-8485-1 定价: 25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「自序」

四个多月，我坐在金子般流荡的时光里，敲打最多的词语是翅膀、鸣叫、巢筑、觅食、芦荡；一年的三分之一，我沉浸在别样幸福的时光中，主动地忽略了市井的琐屑和纷扰，渐渐地爱上人迹罕至的郊野外，爱上神态各异的飞行种群，爱上鸟语花香的纯粹自然生活。从此，平静的日常，我开始体会魂不守舍、坐立不安，心中竟自生出一份额外的怀恋和惦念。

聂鲁达说，这种美是软的……我愿意领受这美的“侵袭”和浸润，心甘情愿地臣服，并慢慢地化成莹莹的一汪逝水——我抬起头，为碧空中不停扇动的翅膀，也为止住再次盈眶的热泪……

目录

湿地之神 /1

丹顶鹤

我的世界黑白分明 /11

黑嘴鸥/须浮鸥

风雨擦亮了翅膀 /22

大天鹅

凯旋的英雄从天而降 /31

东方白鹳

优雅的天使 /38

白琵鹭/白鹭/苍鹭/草鹭/夜鹭/池鹭/牛背鹭

以讹传讹的爱情神话 /55

鸳鸯

盲目的爱给了谁 /61

东方大苇莺/黑眉苇莺

孤独的鸟儿不说话 /67

大杜鹃

春天的号角清悠、嘹亮 /70

鸿雁/白额雁/豆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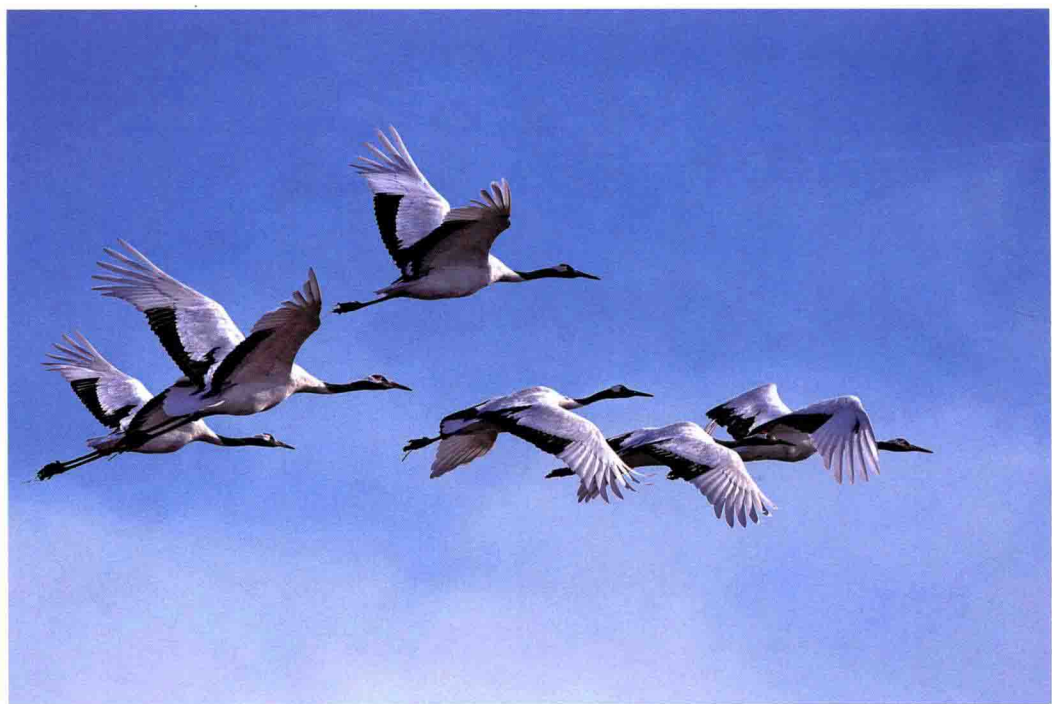


湿地之神

全球共有15种鹤，我国有9种，在我的家乡辽河口湿地就有其中的6种：丹顶鹤、白鹤、白头鹤、白枕鹤、灰鹤、蓑羽鹤。当我写下它们的名字时，仿佛又见到好朋友们温暖可人的面容，有一种格外珍视的意味。

不是吗？在这6种鹤中，有4种是世界濒危鹤种，2种为国家一类保护动物，1种为国家二类保护动物。我不厌其烦一个字一个字地抚摸这些美丽的汉字，就是希望它们不要成为人们回望“曾经”的光耀时提到的芳名；不要成为我们唏嘘感叹、沉默无言时，心中最疼的那个身影。

丹顶鹤因头顶有红肉冠而得名，它是东亚地区所特有的鸟种，因体态优雅、颜色分明，在这一地区的文化中具有吉祥、忠贞、长寿的寓意。



入秋后，丹顶鹤迁飞南方越冬。只有在日本北海道的当地留鸟不进行迁徙，这可能与当地人冬季有组织地投喂食物和食物充足有关。

我坐在五月晴好的清晨里，写下全书的第一个开篇，心中流荡着温润、平和、感激，还有一点伤感。

是的，太美好的事物，不经意间，总是氤氲着忧伤的淡淡云烟，如丝如缕，若有若无，但却挥之不去。窗外，花朵正女大十八变，夜以继日地变身为绿叶和果实；谁家的猫、狗在鲜嫩的草地上打着滚儿；繁忙的脚手架，正在刷新城市的地标……

这些具体可触的眼中之物是可以把握的，而视线看不到的十几二十千米之外，我知道，还有一群群千里迢迢归来的鸥鸟，同样享受着这春末夏初的柔美艳阳。暖暖的，柔柔的，软软的，丝绒的温度，那感觉像它们的羽毛一样顺爽，又如晴朗的心情里春水般的温

情。它们一定是在滑水、嬉戏、梳理羽毛、专注地觅食、双双对对地调笑……只有美丽，没有哀愁。

每一年的初春三月，积雪残冰还没有完全融化之时，我们看到的第一种回归的候鸟，差不多便是丹顶鹤了。

在江苏盐城与黑龙江扎龙之间，辽河口湿地成为丹顶鹤南迁北徙必经的中转站，相当于古代的驿站：在此歇歇脚儿，饮饮水，攒攒精气神儿，然后再继续飞。而有的丹顶鹤到达之后，就住下来——对！住下来，不走了！它们在中国最美的湿地之一拉开了生活的帷幕，安居筑巢，生儿育女，过起了有滋有味儿的小日子。盘锦因此成为世界上集丹顶鹤的迁徙中转地、繁殖地和越冬地于一身的唯一的湿地。

每年，丹顶鹤分期分批地从南方飞回辽河口湿地，它们要先落在海边过上几天群居的生活，适应之后，再以家庭为单位形成自然而然组合。那种情景真是和谐美满，温馨可人。

待它们的身心完全安顿下来之后，就开始新生命的创造与孕育了。

说来有趣：像鸟类“计划生育”的标兵，在一个繁殖期，每对丹顶鹤只生两只蛋。可是，它们是否都能顺顺当当地成长为人见人爱的宝贝儿，还真不太好说。也许丹顶鹤父母在浅水里或湿地上，夜以继日地苦苦守候一个多月，满心欢喜却又小心翼翼地探头去看时，发现巢穴中并没有成双成对的小仙鹤，而只有一只幼雏；另一只呢，或许只有空空的蛋壳……一个本该鲜活的生命，竟然不知所终……

丹顶鹤每年的繁殖期从3月开始，到9月结束。营巢于水深的芦苇丛、草丛中，每年产一窝卵，由雌雄鸟轮流孵化，孵化期为30天左右。雏鸟2岁性成熟。



丹顶鹤很早就被人们所饲养，唐宋年间尤为盛行。现在许多地方都有人工饲养的丹顶鹤供观赏。



丹顶鹤是大型涉禽，在湿地环境中属于食物链的上层，是湿地生物多样性的关键种。



丹顶鹤的成活率极低，也正因为它们稀少，而更加弥足珍贵。

哺育也同样艰难。像人一样，丹顶鹤幼雏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走路，不过，还是比人更能适应生存环境。孵虫几个小时后，待幼雏全身的水肿渐渐消退之后，幼雏就不需要亲鸟的“扶持”了。可是，亲鸟还是不放心呀，直到幼雏完全可以“放单飞”了，才把它们带出去“遛遛”。那时，幼雏大多是站在爸爸妈妈的中间——相当于小朋友与父母逛公园时的模样——只不过丹顶鹤没办法做到手拉手而已。

最早见到丹顶鹤是哪一年已记不真切了。我是一个懒散、无所用心而又不求甚解的人，愿意顺着自己的心性生活。即便生活在被人们称为“鹤乡”的盘锦，对丹顶鹤的了解也不敢说很多。

大约是调到市作家协会工作之后吧，每年，当春天将要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组织作协会员去野外观鹤。像平常日子里的一个盛大节日，我们压抑着激动的情绪，不能穿过于花哨的衣服，不能叫喊，不能离它们太近，带上高倍望远镜和晴朗的好心情——更重要的，像热心、体贴的家庭主妇那样，用袋子备好玉米，迎接贵客一般，为亲爱的丹顶鹤送去它们“回家”后的第一顿大餐。

丹顶鹤是杂食性动物。冰消雪融、潮水退却后，丹顶鹤除了以湿地上的小鱼、小虾为食，还吃一些草籽或玉米。

嗖嗖劲吹的小北风儿实在算不了什么，仿佛是朝拜尚在沉睡中的荒野，那时便成了爱鸟人的耶路撒冷或麦加。如果恰巧看到第一批归

来的丹顶鹤，人们的欢呼声便会随着丹顶鹤忽然惊飞的身影腾空而起，根本就忘了来时千叮万嘱咐“不要吵它”的约定。

“这一年要交好运了！”人们望着天空中飞来飞去的美丽倩影，听着久违的悠悠的鸣叫，击掌、叫好、弹冠相庆。

“三月是光的春天；四月是水的春天；五月是色彩的春天。”如果运气好，正好有和煦的春光、初融的春水、鲜嫩的春天的色彩，在返回的路上，心情便也提前进入春天了。于是，来路的颠簸和寻找的艰难都被欢欣和喜悦替代了——达成一次小小的奢侈的视听享受，就是这么容易。

目前，全世界仅有2 000多只丹顶鹤了。而最多的一年，在家乡，我们竟看到了800多只。

不管是800只，还是1只，每年春天，只要见到丹顶鹤的身影，便知道：春天随后就到！

不知为什么，一想到丹顶鹤的鸣叫，就会联想到铜管乐器，想到轻轻荡漾的水波，想到纷纷落下的花瓣儿，有一种不可多得的春和景明的美好诗意：春泥、残香、波光、水影、游鱼、上升的阳气……周遭的一切，都是欣欣然刚睁开眼睛的样子，有着向上的喜气、朝气，在身边萦绕。

《诗经小雅·鹤鸣》中有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”的诗句，是说丹顶鹤的叫声清雅、悠长，能传出1.5~2.5千米远。

这样的描写并非夸张，之所以说鹤鸣能传出那么远，俄罗斯作家阿克萨科夫在《渔猎笔记》中这样写道：“雄鹤的气管内部有着特殊



丹顶鹤经常以家庭集群的形式出没于沼泽、浅滩、芦苇塘。每年10月下旬迁至长江流域一带越冬，第二年春回大地之时飞回北方。





丹顶鹤繁殖期求偶伴随着舞蹈和鸣叫。

的结构，所以发出的声音，如同从远处传来的圆号和小号的奏鸣曲……”不仅仅是修辞，看来是有科学依据的。

丹顶鹤是较大型的鸟类之一，像训练有术的“短跑”运动员，飞行前，它们很讲究助跑。事实证明，助跑预热了身体，好比一台机器的发动机由慢到快地转动起来，聚集、储存了爆发力和大量的能量，为它们的飞行帮了不少的忙。但丹顶鹤更是优秀的“长跑”运动员，它们特别善于飞行。一天飞七八个小时、几百千米，气不喘，腿不抖，根本不在话下。

如果仔细观察，你就会发现，在飞行过程中，它们的队列总是呈三角形，而且是那种钝角三角形。在俄罗斯南部，人们习惯把鹤飞行时的那种三角形阵势叫作“鹤钥匙”。意思

是说，那形状与农民自制的一种普通木钥匙相似。看看吧，人与鹤的亲密关系又近了一层——几乎登堂入室，同居一门了，多形象、多亲切的比拟！

丹顶鹤饱食后，特别喜欢跳舞，常常情不自禁地拍打翅膀，引颈高歌，激情四溢，不能自己。是为了感恩家乡热土赐予的自然风物和可口的食物，还是回到久别的湿地后兴奋心情的自然流露？不过，谁看到那样的情景都会快活起来，心也随之飘了起来。

丹顶鹤秀丽、文雅，却也异常聪慧。以它们的智商，能正确地分辨出你对它的举动是否友好。如果是善意的，它依然会唱着、跳着，为你表演各种歌舞，翩翩，姗姗，不一而足。如果行为里有挑衅、挑逗的意味，它就不那么客气了。

丹顶鹤成鸟每年换羽两次，春季换成夏羽，秋季换成冬羽，属于完全换羽，会暂时失去飞行能力。



有一次，我们接待了一个全国作家采风团。在芦园风景区的鹤园里，三只丹顶鹤正在忘情地舞蹈，一位天津的女作家手里拎着帽子，去逗弄其中的一只。开始，那只丹顶鹤还好着脾气，不理她。结果，三逗两逗，它便大为光火，大叫着，扇着翅膀、迈开长腿，扑了过来，要叨那位女作家，吓得女作家丢了帽子，落荒而逃。看来，尊重是一种好品质，不仅对人，对动物也同样如此。

在所有关于鹤的美图中，我独爱丹顶鹤与浩浩芦荡相依相伴的那一种。一只也好，三五成群也罢，恍若世间琴瑟和鸣的绝配：晴朗、高蹈、弃世、绝尘，有举案齐眉、相敬如宾，又不至于腻歪到家的襟水、温暖和禅意。说到底，这种有精神、有风骨、有气节的景致，是心灵的稻菽，养眼、暖胃、舒心，与我正听着的宗次郎的陶笛很匹配。

我们一次次沿着凌空的木板栈道，向苇荡深处慢慢地走，说笑或者缄默，凭你自己喜欢，仿佛人世的烦忧、痛苦、琐碎与种种不测都不值一提，如身后渐渐缩小的栈桥尾巴一样，被我们轻轻地就甩掉了。

是我们的突然造访打扰了丹顶鹤的休憩，还是恰好它们正在练习飞翔？它们箭一样，忽然冲向天空，消失于天际，让我们心存不安。不过，苇海之行因此多了几分生动：微风、流水、轻快的呼吸、纯净的色泽与甜美的微笑……都在模仿天空之上奋飞的翅膀，慢慢地升到云朵之上，越升越高。

丹顶鹤喜欢在避风、远离人群的地方筑巢，像个懂得如何保护自己隐私的人，常常隐



丹顶鹤的鸣声嘹亮，作为明确领地的信号，也是发情期交流的重要方式。



围垦湿地使沼泽面积缩小、农民滥洒剧毒农药、盐业生产开发大片海滩、冬季偷挖沙蚕、建设发电厂等原因，都是对丹顶鹤种群数量的潜在威胁。

丹顶鹤迁飞时排成“人”字形，角度为 110° 。更有精确的计算表明，“人”字形夹角的一半，即每边与鹤群前进方向的夹角为 $54^{\circ}44'8''$ ，与金刚石结晶体的角度相同。

秘地把巢筑在芦荡深处的高岗上，并且很讲究地用陈年的干苇子铺好“床铺”。它们的“家”很有“大家”风范，巢的直径竟然长达100厘米，可以说，是相当阔绰的了。

丹顶鹤的警惕性极高，不仅表现在对人类突然造访的迅速反应上，还表现在平日对巢穴的管理上，仿佛特警觉。它们在觅食前后，都要在与巢有一定距离的地方仔细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和动静，然后再作出“出发”或者“回巢”的决定，免得暴露了“老巢”。

更讲究的是，孵完幼雏之后，丹顶鹤的巢就弃之不用了。因此，不仅它们的新巢不好找，它们的旧巢也永远无法让你找到。仿佛过去的欢娱生活是完完整整的孤本和绝版，是它们独自的，无须与“外人”分享。





黑嘴鸥用干枯的碱蓬，在盐碱滩涂上筑成皿（盘）状的巢。

我的世界黑白分明

黑嘴鸥 须浮鸥

南小河不是一条河。南小河是黑嘴鸥的栖息地。

在我的家乡——辽河口湿地，南小河就是黑嘴鸥的代名词，是喜爱黑嘴鸥的人们心驰神往的鸟乐园。

南小河离市区并不太远，一两小时的自驾，使探访更加自如、随意。

曾经数次深入南小河。但是，那一年的记忆却最为深刻。

深秋时节，随着几名关心、致力于黑嘴鸥事业的朋友一起，造访了黑嘴鸥的福地，那是



黑嘴鸥，体长32~36 cm。成鸟头戴“黑帽”，后眼眶有一道白色的眼眉。栖息于滩涂、港湾、湖泊、沼泽等湿地。



黑嘴鸥黑色的嘴巴，浑身玉羽银翎，在阳光下，犹如一朵朵盛开的花儿。

我对南小河、对黑嘴鸥的又一次注目礼。

天空和大地构成的气场是——荒，令人把心放平、忘记荣辱悲喜的荒！这也是南小河给我的深秋印象。

身处其中，很容易就把自己当作植物或者鸟儿，反而听不清自己的声音——它们仿佛已成为“身外之物”，在旷野中，空洞、虚无，飘来荡去，无根无依，还不如一根芦苇或一只鸟儿更能说明与土地的关系。

黑嘴鸥的家，就是以这样的场景迎接了我们。

这时，如果我们看到了它的主人——还没来得及南迁的黑嘴鸥，三五只也好，一两只也罢，算是没有白来一趟。最不能心安的是，看到鸟去巢空的景象：不见了它们大片大片集中“连营”似的巢穴；不见了它们从巢里冲向天空，尖叫着警告、拉粪便、叼你的头，阻止你没有邀约突然而至的探看；不见了它们先吃进去再吐出来，发挥反刍胃的功能，含饴弄儿、乐享天伦的场景；更不见了冰雹、霹雳中，亲鸟用翅膀严严实实地庇护它们可爱的小baby的动人画面……只剩下滩涂上凌乱散放着的枝柯，因为有了呼吸和鸣叫而失去意义，变成残枝败叶本来的面目。空落而残破的巢穴，被一阵小北风吹得颠三倒四地滚动，如一只陀螺，始终没有一棵草或者一块土坷能阻止它停下来。就那样，任它一路没头没脑、六神无主地翻滚下去……曾经的抚育与生长、亲密与爱恋，都是一次性的，也许“那一次”就是它们的一生一世。想到这儿，忽然心空目茫，思潮暗涌。